

我将与你

如影随形

*Touching Evil*

# 追影子的人2

触 · 摸 · 你

[美]凯利·布兰特 著  
陈磊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ARTS AN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Touching Evil*

# 追影子的人 2

触 · 摸 · 你

[美] 凯利·布兰特 著  
陈磊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影子的人.2, 触摸你 / (美) 凯利·布兰特著;  
陈磊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500-2345-1

I. ①追… II. ①凯…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5325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7-0355

Touching Evil by Kylie Brant

Copyright © 2013, 2015 by Kimberly Bahnsen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HongTaiHengXi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Co., Ltd., arranged through AMAZON CONTENT SERVIC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mailto:bhzw0791@163.com)

书名 追影子的人2: 触摸你

作者 (美) 凯利·布兰特

译者 陈磊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连慧

责任编辑 陈园

策划编辑 李艳

封面设计 林丽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345-1

定价 36.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294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约翰——和我一起生活，  
一起欢笑，一起爱的人。

## 序 曲

“对不起，妈妈。我真的，真的错了。”

他凝视着她，在那个漆黑的屋子里，他的心怦怦直跳，是那樣的剧烈，都快从他的胸膛中蹦出来了。妈妈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瞪着他，瞪着他，脸上写满尖刻，眼神里也是。

恐惧让他的皮肤刺痛，那些话像是从他的嘴唇里滚出来的。

“我不是故意把棒球手套丢在公园里的。我现在回去还可以找到，我敢打赌。好吗，妈妈？我能不能骑自行车回去找？我很快就回来。我保证。”

但是妈妈没有回答，他的心仿佛沉入了海底。他才只有五岁，但却已经明白，当她拿那副表情看着他的时候，会意味着什么。

别人的妈妈会给孩子拥抱和亲吻。他有时在公园里看到那些妈妈带着孩子，她们微笑着，或者开怀大笑，要是她们生了气，声音就变得又高又尖。而他的妈妈要是不说话，那就糟了，非常糟。不说话就意味着妈妈会打开他的卧室门，让怪物再次钻进他的房间。一只又大又臭的怪物，一只会在他的私密之所伤害他，吓得他尖声叫喊的怪物。

他跑去躲在卧室的衣柜里，但是妈妈比他更先到达。她站在柜门前，抱着双臂，还是那样瞪着他。

于是他就转过身，朝床边跑去，钻到床下面，快得像只小兔子，蜷成小小的一团，继续抖个不停。

妈妈的脸看不见了，只能看到她的脚和一截牛仔裤。

“嘿，科特！”她大声叫唤，“来认识认识我儿子。”

他的短裤湿了，尿顺着他的大腿流下来，打湿了他身下裂了缝的油毡地毯。门厅里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在他的门口停了下来。

怪物。

门吱嘎一声打开，妈妈向床边走来，蹲下来冲他微笑。一个丑陋，可怕的笑容。就在那一瞬间，他意识到，妈妈也是怪物。

而有一天，她将不得不死。

## 第1章

“得了吧，乔纳。别跟个胆小鬼似的。”

“你试试在肩膀上扛个小啤酒桶，在树林里穿行，而且还是夜里。”乔纳·戴维斯喘着粗气在歪歪扭扭的路上绊来绊去。矮树丛的枝子刮在他胳膊上，钩住了他的牛仔裤。他被困在这档子事上，而斯宾塞·帕尔斯却能挽着特里娜·亚当姆斯避开每一根断落的树枝，绕过每一丛荆棘，情况是怎么落得如此的？

因为他乔纳就是个蠢蛋。他以为展示展示男子气概什么的，就能给特里娜留下好印象。好啊，那等他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摔倒，啤酒桶砸到她的小翘臀，那她可真就印象深刻了。

她拿着手电筒转过身，冲他露出一个动人的微笑：“你确定你没问题吗，乔纳？你该让斯宾塞跟你换着扛。那东西太沉了。”

他挺起胸膛：“我吃得消。你只管帮斯宾塞照着亮好了。他觉得那林子里有鬼。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准会吓得尿裤子。”

“去你的。”斯宾塞说道。

她发出爽朗的笑声，那声音直入乔纳的腹股沟。在今天之前，特里娜·亚当姆斯在山谷中从未像现在这样正视过自己，不过没有

什么场合能比啤酒聚会更有助于人们交朋友了。虽然他一直在关注她，经常看她。她有一副詹妮弗·劳伦斯般惹火的身材，要是被压在他身下，还会更美呢。

在今晚结束之前，他就将亲身体会了。等这桶酒灌完，她就会对把那该死的酒桶扛了一路的他刮目相看了。

“嘘——”斯宾塞突然伸出一只胳膊，挡住特里娜不让她继续前进。或许等他走在前面时，他也会有那样的感觉，他就是那种人，“我想我听到什么声音了。”

“咱们停下来吧。”乔纳说着将小酒桶放在地上，即便他们并未抵达平时的派对地点，但他并没有感到太歉疚的样子，“是鬼的声音吗，斯宾塞？或者是僵尸？”他悄悄地对特里娜说道，“等天亮了你应该看看斯宾塞，他看起来活像《行尸走肉》剧中的临时演员。”

她又笑了，于是他的老二鞠了个躬。感谢上帝，她看不见，她叫他的裤子乐成了什么模样。

“听着，绿巨人——前面好像有人。”

乔纳瞪了斯宾塞一眼。他讨厌那绰号。不过就在这时候他也听见了那声音。不过因为太远，没法听真切。

“你觉得会是其他人抢在我们前面占据了地盘吗？”他不确定地问道。

浣熊河边的这处地点一直是他最爱的啤酒聚会地。但今晚要来的人，并不是全部都知道那地点，他还不得不发了地图。

“我想不可能。”特里娜将手电筒递给斯宾塞，“不管是谁，我们悄悄溜过去，吓他们一跳。”

“好啊。那脚步要非常非常轻才行。”

她看到斯宾塞模仿傻兮兮的卡通人物的模样，捂着嘴以防笑出



声来。两人谁都没等乔纳重新把酒桶扛上肩，这动作差点把他心脏病给压出来。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像斯宾塞计划的那样。

等他追上那两人时，背上已经大汗淋漓了。甚至就连他牛仔裤下面的短裤也汗湿了。他做了个嫌弃的鬼脸。屁股出汗真是最糟糕的。

斯宾塞和特里娜同时嘘了一声。他们蹲着藏在一块岩石背后，于是他再次把该死的酒桶放了下来。他的肌肉颤抖了一下，整个人放松下来。不过他们应该挑个更好的位置的，这地方臭死了，像是附近死了什么动物似的。

当特里娜抓起他的手，将他猛拉到那岩石背后待在她身边时，他的烦恼一扫而空。

“你不会相信的，有一对男女在那边亲热呢，那男的看起来……很老。”

“不是说年纪真有多老，”斯宾塞小声说道，“他年纪应该和侯斯顿差不多。”

特里娜将一只手捂在嘴上，掩住咯咯的笑声：“如果那就是侯斯顿先生怎么办？”她和斯宾塞笑出声来。

乔纳伸长脖子去看。侯斯顿是健身房一位教练，是个还不错的人，而且他也不老，大概和乔纳的妈妈年纪差不多，四十来岁的样子。不过侯斯顿已经结婚了。而乔纳还从未看过已婚者在浣熊河的河岸上做爱的。当一对夫妇有自己的房子和床可以干炮的时候，来这里干有什么意义呢？

特里娜和斯宾塞挑的这地方不是最佳位置。他们完全被那块伸出去的岩石挡住了，那两人就在他们下方，近在咫尺。乔纳从特里娜身边挪了挪，好打量岩石周边的地界。

不过他们能听得很清楚。不是女人发出的，而是那男人，似乎大多数时候都是他在说。

“今天只能是我们像这样在一起的最后一次了。我知道，我知道，我也感觉得到。嘘，亲爱的，你哭了吗？别哭。”那家伙碰了碰女人的脸，但在这黑暗中，乔纳看不太清那女人的脸。不过这也不打紧，月光足够明亮，他时不时都能瞥见那赤裸的肌肤。

能把他的阴茎刺激得站起来就足够了。

“别哭，我们还有今晚。再来一次，用我们最爱的方式。”

当那男人将女人翻过身来时，乔纳的眼珠子几乎都要瞪出来了。那家伙是要操她的屁眼吗？哦，老天呐，这可比黄片精彩多了。比斯宾塞从他老爸收藏的DVD中偷出来的《破解后入式》还精彩得多。

“准备好啦。”

乔纳脑袋后仰，以示抗拒。“别啊，老兄。让他们干完吧。我讨厌在别人做到半路的时候去打扰。”这一条应该写在男人守则或者类似的什么玩意里。这么做就是不对。除非是讨厌的罗兰·奥特，那家伙一连试了好几个星期，想把手伸进乔纳妈妈的裤子里去。那样的情况乔纳倒是会不遗余力地干扰。

但是斯宾塞和特里娜都没有接话。

“数到三，行吧？一、二……”

那两人站了起来，用手电筒照向那对男女，同时高喊着：“去开个房吧！把拉链拉好，长腿大叔！”

最后一句是斯宾塞喊的，因为，好吧，他就是个白痴。但是乔纳不想错过好戏，于是也站起来，希望能更清楚地看到那裸女的样子。

那男人跳了起来，一把提上裤子，从地上抄起什么东西：“该死的小杂种们！我要杀了你们！”他骂骂咧咧地往岩石斜坡这边他们

的方向冲来，斯宾塞像个娘们似的尖叫起来。

“枪！”

特里娜就着手电筒的光看了那女人一眼，然后也尖叫起来，仿佛看见了斧子杀人狂。乔纳抓过手电筒拿稳，因为那女人还躺在原地。那男人说不定给她用了麻醉药什么的。

但就在这时，乔纳也大叫起来，声音也和斯宾塞一样尖得像个娘娘腔。

因为那躺在地上的女人，应该说是僵尸，而不是女人。她浑身都肿胀起来了，坚韧得像是皮革，乔纳一下子明白了那臭味的来源。

那女人是死人。

“快跑！”乔纳丢掉手电筒，抓起特里娜的胳膊，把她一把拉起来。返回树林，冲过灌木丛，跳过断落的枯枝，擦过身旁的枝杈。他们一直跑到公路上。斯宾塞已经点燃汽车准备好了。

乔纳拉开后门，将特里娜推进去。已经能听到枪声了，接着又是一声。那家伙在尖声叫喊着什么，但是乔纳没有留神去听。他钻进汽车，趴在特里娜的身上。

“开车！”

斯宾塞发动车子，将那疯子留在身后。

将那僵尸女人留在浣熊河的河岸上。

刑事侦查部的探员卡姆·普雷斯科特不出声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接到达拉斯县治安官的报告后，他分派了一个犯罪现场勘查小组，并赶在他们之前抵达现场。几台发电机被拖过树林，放在河堤上，用来给这一片照明。刑事专家和证据搜寻人员分散在周边忙碌，法医小组围在尸体周边。

他被一种预感笼罩住，里面一片黑暗叫他无法呼吸。因为管辖权的原因，达拉斯县的尸检办公室是最先被召集到现场的。这位受害者似乎与他们三周前在得梅因乡村公墓中发现的六名女受害者完全没有关联。他非常想相信这一点。但当他们发现尸体埋藏的箱子，以及埋藏箱子的洞穴后，他还是通报了州尸检办公室，以防万一。

卡姆看到露西·贝纳利到来时，并不感到惊讶。

对于分配到爱荷华州尸检办公室的案子，法医是轮班处理的。但卡姆的上一个案子，就是露西给受害者验的尸。卡姆知道打进法医办公室的每一通电话，都是露西在接听，而且她会坚持亲临现场。露西不是员工中最高级的病理学家，只是最有经验的，她经常拖着小小的身体到处做现场勘查。现在，看到她的出现，卡姆心里很受安慰。他私下里或许是与她有些吵闹，但她却是最合适的人选，她能够迅速断定，这名受害者是否与之前所发现的那些有关联。

达拉斯县治安官莫特·范斯坦从那群执法人员身边走开，朝卡姆慢慢走来。

“我私下给你打电话，可能破坏了章程，”他告诉卡姆，“但是波尔克县治安官达斯丁·杰克森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告诉了我万斯几天前被捕的消息。据他称，万斯还有一个同谋。”他晃晃脑袋，指向犯罪现场，“我或许是反应过度，不过这场景的巧合性也太大了。我想着你可能想来看一下。”

卡姆打消范斯坦的担心。他的汇报电话或许并没有遵循一般步骤，但卡姆很高兴这位治安官能联系他。特派探员指挥官玛丽亚·冈萨雷斯给他亮了绿灯。

“在这种情况下，规章制度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梅森·万斯是他几天前刚逮捕的一名施虐性反常者，他犯有八

起绑架案，七宗强奸案，以及六宗谋杀案。负责为该案提供咨询的法医心理学家索菲亚·钱宁医生，也是万斯的上一名绑架受害者。当看到贝纳利的助理们拉上运尸袋时，卡姆不可遏制地想到，索菲亚也是从类似的命运中逃脱出来的，全凭着她的勇气和智慧。想到这里，他的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

范斯坦将两手插进制服裤子的口袋：“这一次不是在乡村公墓的棺木上头发现的，可是你觉得……她有没有可能也是万斯的谋杀目标之一？”

“等我与法医谈过，我会告诉你的。”卡姆说着环顾四周，“那几个报案的孩子去哪了？”

“在后面公路上，这边看不到。父母们急着想带他们回家。我让他们等一等，等你们的探员做完调查。他们吓得够呛，不过嘿，这画面确实够惨人的。他们还只是孩子。大的那个叫乔纳·戴维斯，他看上去是最冷静的。”那治安官做了个苦脸，“我们划完警戒范围后，挪走了差不多五十辆车。应该是计划在这里狂欢大聚会的。”

“过几分钟我就去找他们。”卡姆答应道。不过首先，他需要和贝纳利谈谈。

“普雷斯科特。”但不等卡姆行动，贝纳利就直接找上门来，“哪里潮湿阴暗，哪里就能找到你，不知怎么的，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啊，著名的贝纳利的智慧之谈。”他和善地讥讽回去，“幼稚，而且……并不好笑。”

“我可开心得很。”接着她站定，冲助理们点点头。于是助理们将运尸袋抬上担架，小心地穿过树林，运回停在上面公路上的车子。

“我业余时间演独角喜剧的。”她看着担架往前走，一直到助

理们进入树林，才转身看向卡姆，“你想知道，这名受害者是否与之前的六名有关联。”

事实上，她处理这具尸体的方式已经给出答案了。“你真他妈说对了。”他目光追寻着担架的踪影，直至被树林吞没，“失踪人口报告中没有其他案例与万斯的作案方式相符。”这位罪犯瞄准富有单身女性的首要原因是长相及银行户头，而且他广泛撒网，州境内外均有犯案。每位受害者最后一次露面，都从银行里提取了大量的现金。

那些女受害者之后再露面，就是贝纳利将她们从浅浅的坟墓里挖掘出来的时候了。

“那这具尸体可能与其他没有关联。”露西将乌黑的长辫子甩过肩头，剥下手套。

卡姆心里叹了口气，“别再耍我了，贝纳利。你发现什么了？”

她抬头望向他，头昂得高高的。这女人在身量上所短的，气势上都补了回来。在卡姆看来，她补偿得有些过火了，所以总叫他发怒。

“我会把她送回实验室，仔细检查。”她说道。

卡姆已经习惯了这种模糊言辞。对于这位法医来说，完美主义已经不再是她的个性特点，而已被她练成了一门艺术。

“这具尸体与之前的六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女人说着顿了一下，以便引起注意，“这具进行过防腐处理。”

这消息让他震惊。

“防腐处理？你确定？”

这是个纯属不该问的问题。贝纳利眯缝起眼睛，说：“除非我是白痴才会看漏。你是这个意思吗，普雷斯科特？”

他的领带突然之间似乎变得太紧。在这女人面前，他经常会有这种反应。

“只是太震惊。其他尸体都没有经过防腐处理，所以这一具也许

和其他无关。”

那法医板起了脸：“在给她翻身之前，我也这么想过。她的肩膀上有明显可见的伤口，事实证明应该是和其他尸体一样的烟头烫伤。”

他伸手揉揉后颈：“该死。”

“是啊，该死。不把她带回验尸房，我不可能辨别出任何伤痕图案。我唯一能确定的一点就是，她已经死了几个月了。”

万斯给他的受害者都编了号，用点燃的香烟烙了记号。卡姆最近刚找到那家伙的第一名受害人，是一个名叫朗达·克劳森的女人，还活着。她声称一直被铁链铐在罪犯的地下室里。他们目前仍在查探她故事的真伪，不过索菲认为，万斯在发展成杀人狂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在克劳森身上践行他的残暴行为。公墓中发现的六具尸体的编号是从十到十五。克劳森身上也有一个类似的伤痕，形状是“一”。

这么说来，还有许多编号仍未被发现。而这也正是卡姆心里搅成一团的原因所在。

“辨认出万斯的编号的人是索菲亚。等我处理好这一具，我会邀请她来实验室。”

“别。”卡姆不理睬露西阴沉下来的脸色中的警示意味。这个女人不会轻易放弃的，但他这会儿并不太在意这个，“钱宁医生已经不再是本案的咨询医生。”

贝纳利将拳头撑在髌部。

“好吧，该死的，卡姆，那份该死的受害者研究报告是她写的。我想如果这位受害者最终被证明与其他那些有关联，那么索菲亚是最有条件识别出她与本案联系的人。”

“再看吧。”他的回答含义不明，但他显然是持反对态度的。索菲仍处于创伤愈合阶段。他不打算将她重新推进这个案子，从而加

剧她所受的创伤，“随时通知我最新消息。”

在镁光手电筒的帮助下，他走过林中空地，一路走上陡峭的山坡，钻进林子。走出来后，他用灯光照亮仍围在那里的人群和汽车。他很快就找到了范斯坦之前说起的那个孩子。

乔纳·戴维斯正面朝公路坐在一辆汽车的后座上，车门开着。与那孩子的父亲交流过几句之后，卡姆找到乔纳，引导他把这晚上已经讲过六遍的故事又过了一遍。

卡姆倾听的过程中没有打扰，一直等到乔纳讲完。

“看到那边那位红发探员了吗？”卡姆指向此刻正向另一名男孩提问的珍娜·特纳，她这会儿看上去要精神多了。

“是的，我注意到她了。”乔纳冲卡姆眨眨眼，露出一副只有男人才懂的神气，“正兴致勃勃地收集资料，我说的对吧？”

卡姆冷漠地看了他一眼。等到那孩子显然有所怯懦之后才继续发言。

“她是DCI的一名探员，也是位法医素描师。如果你看清了那家伙的长相，她就能够根据你的描述画出一份罪犯素描。”他说着从西装外套内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他把纸抖开后递给乔纳，“两周前我们在伊代纳，特纳探员根据面访的一位目击证人的描述，画了这个。”

那孩子盯着那幅拼合素描，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但是……但是……这就是他！那个僵尸狂魔！”

戴维斯先生从前座上转过身来，脸上一副忧虑的表情。

“冷静，乔纳。没事的。”

“不，爸爸，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家伙。”乔纳用食指戳戳那素描，“我看得很清楚。那女人倒没看清，至少在逃跑之前没看清。



但是这个家伙——我发誓就是他。”

卡姆心中一阵凄楚，他果断将素描收回放好。在听到乔纳的父亲承诺第二天会带乔纳做正式的取证之后，他便让父子俩回家了。珍娜可以第二天再分别面访另外两个孩子画素描，画完后可以再拿来同他出示给乔纳的那份作对比。

但是鉴于那男孩的反应，结果会是什么，几乎不用怀疑。

他走开几码，给他不在期间派驻在索菲家的DCI探员米琪·洛林打了个电话。

“我们已经得到证据，有理由相信，伊代纳警察局长认为是万斯搭档的那个人，今晚被发现再次造访了另一名受害者，”他简要地告诉她情况，“钱宁医生怎么样了？”听到洛林的回答后，他体内的紧张感稍稍松动了些。“好的。她不用知道这件事。”或许洛林比他更擅长对付索菲那温柔却锲而不舍的探究。他只能抱这样的期望。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怀疑，是否应该安排其他探员来负责索菲的安全保护工作。不过卡姆也知道，不管换谁，他都永远不会放心索菲的安危。

在万斯的搭档仍然逍遥法外的情况下。索菲是唯一确定幸存下来的受害人，她提供的证词将足以将万斯一劳永逸地永远关在监牢，这样一来，那男人就完全有理由去追捕她。

桑尼紧紧抱着他所栖身的树枝，透过夜视望远镜观察着树叶下方的场景。他没追上那几个孩子，于是就没多浪费时间。他放弃了他的詹妮丝——甜美安静的詹妮丝——朝他藏在半英里外路上的车子奔去。掉转头后，他将车子开到两英里外藏好，然后徒步回到树林。但他不敢靠得太近，因为他知道那些该死的孩子不可能闭紧嘴巴。